

觉群 佛学译丛

名誉主编 季羨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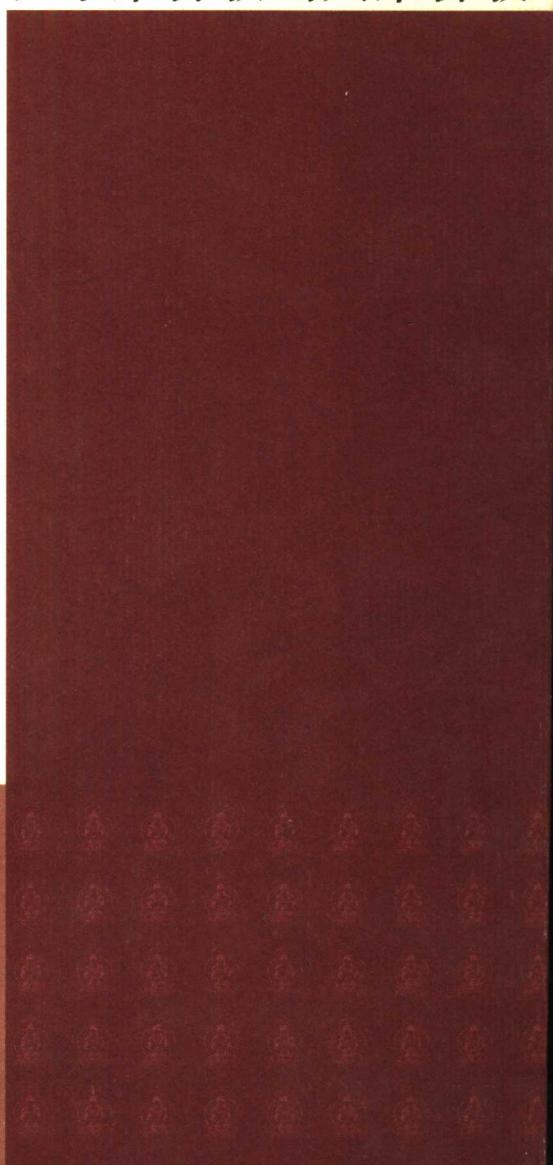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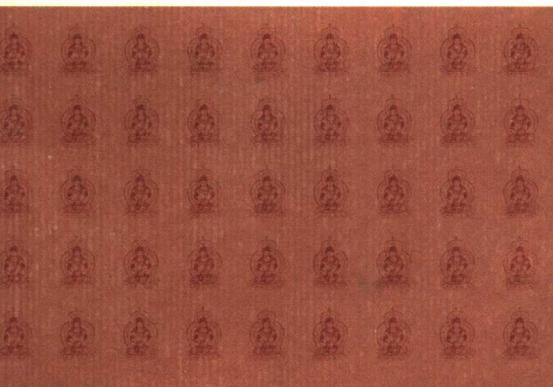
主 编 觉 醒

印度和锡兰佛教哲学

从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

[英] A.B. 凯思 著 宋立道 舒晓伟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觉群」佛学译丛
名誉主编 季羨林
主 编 觉 醒

印度和锡兰佛教哲学

从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

〔英〕A.B.凯思 著 宋立道 舒晓伟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和锡兰的佛教哲学：从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
(英)凯思著；宋立道，舒晓伟译。—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4.11

(觉群佛学译丛)

ISBN 7-5325-3934-2

I . 印... II . ①凯... ②宋... ③舒... III . ①佛教
哲学-佛教史-印度 ②佛教哲学-佛教史-斯里兰卡
IV . B949.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3114 号

本丛书由觉群编译馆主持编译

责任编辑 罗 颖

觉群佛学丛书

印度和锡兰的佛教哲学

——从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

[英]A.B.凯思 著

宋立道 舒晓伟 译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发行所发行 经销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21 $\frac{10}{18}$ 插页 5 字数 383,000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100

ISBN 7-5325-3934-2

B·477 定价：4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公司管理部联系。T：56628900×813

总序

佛教源于印度，而发扬光大却在中土。自东汉时输入，经诸多朝代之努力，将原为梵文（或巴利文）等古天竺文字的佛经译为汉语，并通过手工抄写到印刷技术之运用，终于使佛法深入人心，广大信众，同沾法益，此功德无量之善举前后持续了千年有余。特别是我国国民与天竺人民早有往来，其思想趋向也颇为接近，复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相互激荡、磨合，乃至酝酿、吸收，至隋唐而大成，创宗立派，鼎盛繁荣，前所未有。影响所及，朝鲜、日本、越南等邻邦亦多流行大乘佛法。以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我国始终为大乘佛教之重镇，有“佛教第二故乡”之誉。此殆与我国僧俗两界人士究心于佛法义理密切相关。

佛理探究，自古以来即有僧伽、居士之分，虽无“研究”之名，而出于信仰之诚，寻求佛教精义者，彪炳史册，所在多有。降及近世，因科技发展之刺激，佛法潮流，亦屡有扩张。自十九世纪德国学者马克斯·缪勒提出“宗教学”概念以来，欧美之宗教学研究方兴未艾。佛教，作为古老的宗教之一，海外研究也日见蓬勃，从东瀛至南亚，从德意志、法兰西至英吉利，于研究南传佛教圣典及历史文化方面卓有成效。尤其是在美利坚，自 C.R. 莱曼等创办《哈佛东方丛书》、奠定美国佛教研究基础以来，从地域上说，其研究范围已囊括南传佛教、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包括藏传佛教）、东亚佛教，举凡教理、经典、仪式、经济、政治等无不涉及，成果斐然。目前已发展至巴利文、梵文及藏文，横跨文献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在宗教学界已呈后来居上之势。就佛法源流而言，佛教从印度本土向南、北方向分别传播，菩萨高僧，筚路蓝缕，而成北传大乘、南传上座二极，于今因缘增上，不断发展，已趋于世界佛法之域，可谓千载一时也欤！

因此之故，时有台湾蓝吉富氏主编出版《世界佛学名著译丛》一百册，绍介国际佛教学术界之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等，内容广泛，对于国内学界拓



展学术视野，提升佛学研究水准，甚有裨益，可喜可贺！惜其著作多属近代，且以日文为主，时过境迁，欧美近代以后之佛学研究日新月异，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将此类新知卓见译为汉语，嘉惠学林，已成迫切之势。

藉此因缘，敝寺故有觉群编译馆之设立，集思广益，斟酌权衡，适时推出《觉群佛学译丛》，实欲借古人译梵为汉之经验，取信、达、雅之准则，推陈出新，俾在家出家，两俱得益。佛法虽重在行持实证，佛经所说理趣，亦无不为求证生死大事之门径，若依文解义，理事分途，则徒成慧业，殊失佛法之宗旨。然此乃针对僧伽悟道而言，非指俗世传教之事，况时际浊世，佛法传扬端赖因缘，适应时会，则日以广信，僧伽寄质尘寰，岂可遗世而独立者乎！

倘能以此译丛为契机，重视我国古代传译之汉文圣典，探悉诸宗玄义，同时摄取世界各地区佛法之优长，融贯现代国际佛学界之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深信国内会有更好的研究成果出现，佛教亦将进一步充实与光大，余之愿也，因序之而随喜赞叹云尔！

二〇〇四年八月佛欢喜日觉醒序于般若丈室

译者的话

亚瑟·伯立戴尔·凯思(Arthur Berriedale Keith, 1879—1944)是著名的英国东方学者。他的父亲是律师，哥哥威廉·约翰·凯思做过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的缅甸行政官。凯思本人毕业于爱丁堡的皇家中学校和爱丁堡大学。以后又在牛津的巴略尔学院学习。1914年他被委以御定梵文教席(the Regius Chair of Sanskrit)之职。此前的14年中间，他一直是钦定的皇家律师，供职于政府的殖民地事务部。他对印度文化研究的贡献主要在涉及吠陀经典及古代梵语的学术方面。1936年，英国当时出现了国王辞位的危机，他受命成为皇家顾问。他在生前，地位就已经逐渐显赫了，但他还珍爱文化人的身份——“爱丁堡大学梵文教授和英国宪法史讲师”。

他去世以后，妹妹将其所有的图书、报刊、手稿和文化藏典都捐赠给爱丁堡大学图书馆。对他的图书和所有文字遗稿的整理编目到1985年才最后完成。今天，该大学在图书馆专门保存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类藏书。

凯思先生成长和受教育的时期，正值英国历史上辉煌的“维多利亚王朝”。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3年。从1837年一直持续到1901年，英国社会中正好经历中产阶级的崛起这一历史变化，社会上流行推崇的也正是保守的然而温良敦厚的道德风习。这个时代刚刚经过了英国人在东方的殖民主义扩张，殖民地财富大量流往宗主国，间接造成了那里的人文科学昌明。当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期以后，一批殖民地官员和大学教授都致力于印度古代文明的研究。这一时期，南亚的佛教与印度教文化逐步受到重视，一些基础资料的搜集与整理都有可观的成果。这一阶段之后，便是印度学或东方学(其中也就包括了佛教与其他印度宗教的研究)的一时繁荣，其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凯思教授个人的文化风尚算是上承维多利亚时代的余韵。他既是一位标准的绅士(他是受封为爵士的名人)，也是为世瞩目的学者(他终生从事东方学术的研究，即令做官时也是手不释卷)。他的博学在当时就为人们称道，这一点我们



从其著述就可以看出。他对于古代的印度文化——从吠陀经典到印度教中的六派哲学——有浓厚的兴趣，终生用心不缀；他对于现实英国的政治制度也很关心，英国宪政史是他的专业之一。他对于梵语，梵语的戏剧、诗歌，对于印度神话，对于从奥义书到往事书，以至正理学派和佛教因明家的著作都有深入的研究。他的许多著作也涵盖了这些领域。1990年他的传记出版时，那副标题就写的是——“苏格兰学术的大花鬘 (the chief ornament of Scottish Learning)”，该传记的作者是小席思 (Ridgway F. Shinn)。

本书，也就是《印度和锡兰的佛教哲学》(BUDDHIST PHILOSOPHY IN INDIA AND CEYLON)，发表于1923年，从那以后，它一版再版。直到今天仍然是印度许多图书公司一再翻印的作品。我们可从两个方面来谈本书的特点：作者的思想立场与方法论，作者的学术成就。作者是典型的英国理性主义学术传统培养起来的，还稍稍有一点西方优越论的意味，本书在开头部分对于基督教文化传统流露出来的好感是所有读者都能觉察的。这也难怪，他生活的时代算是大英帝国的黄金时代，虽然他从事研究创作的日子里，英国已经走下坡路了，但他个人的境遇并不会受什么影响，他毕竟是跻身贵族的精英知识分子。凯思先生在对东方宗教的研究上是有点“无神论”色彩的，一切经典上的传奇都要接受他的经验常识以及普通理性的检验。一般说来，他不承认任何超验的事物，对于神通一类的东西，他投之以睥睨的目光。这一点，读者从本书也可以看出。

其次，我们自然想看看他在佛教方面的学术成果。从本书看，凯思先生在佛教研究上所重视的是经典传统与先前的印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在一系列的重大学术讨论上，他注意了佛陀与他之前的社会宗教思想的联系、佛教的思想深化与部派分裂、大乘与小乘的联系与差别、龙树的中观哲学与商羯罗哲学的关系。探究其学术路子，知道他主要从南传佛教入手，凭藉的是巴利文经典。这正好是英国人的佛教研究重要园地，也是其最有成果的部分。从本书看，凯思先生似乎并不熟悉大乘瑜伽行哲学，尽管他对该派圆熟的佛教因明理论有较深入的心得。但我怀疑，他之因明学并不太重视唯识学说的背景，他是将因明当成纯粹的印度形式逻辑学来研究的。这一点使他区别于同一时代的俄国学者舍尔巴茨基，后者的因明研究力求追溯唯识一系的认识理论，完全将因明视为晚期大乘佛学的一种组织形式。逻辑是内在地联系于宗教哲学立场的。两人之间的区别来



源于各自的学术道路与传统。舍尔巴茨基的学术风格可以上续到德国的梵语研究传统上。他的语言学功夫同凯思先生也有很大的不同。除梵语外，舍氏精通多种古代东方的语言，其熟悉波斯语、藏语，甚至汉语等等。

尽管如此，伯立戴尔·凯思仍旧是欧洲上一世纪初，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最有名的东方学学者之一。他的许多研究成果直到今天，仍然为印度学界、佛学界的专家认真阅读。如果不考虑本书写作的时代，今天的读者会觉得他的研究算不上很深入。但这样看待前辈作家显然是不公平的。凯思先生的有些作品，包括本书中有的章节，今天读来依然不失其学术价值，例如其对南传十四种心的转述就是如此。至于本书最后一章对佛教因明学的介绍，虽简单而不失明了，可谓提纲挈领吧。其实，说到因明，他真正是有探珠之得的。他在这方面写过好多文章或著作，像《印度逻辑及原子论》(Indian Logic and Atomism)、《世亲和〈论轨〉》(Vasubandhu and the Vadavidhi)以及《因明入正理门论的作者考》(Authorship of the Nyayapravesa)等等，我想，那才是他的功力所在吧。

宋立道

甲申之秋谨识于北京北三环外

2004年9月4日

原作者前言

要按照历史线索对印度和锡兰的佛教哲学发展进行简略地叙述，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困难的工作。有关这一主题的材料浩如烟海，其中的大部分又都湮没在藏文和汉文的材料中，看样子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效和完全地利用这部分资料还不太可能。全面总结并概括所赖以立足的基础性研究，迄今为止，还只见到了有数的几个案例。在英国，热衷于佛教的人士的注意力多半集中在巴利文材料上，因而也就忽视了对于其他小乘和大乘佛教派别的研究。

除了所有这些困难，还有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它妨碍我们对于佛教的思想史作一种合乎理性的观察。佛教作为一种启示性的宗教，自然要求它的归依者有信仰心；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也要求研究者也要有同情心。正是这种有点过分的信仰性质，使我们难以相信锡兰的材料——可以证明其年代不会早于公元400年——所说的：佛教的经典最终形成于前3世纪下半期，尽管其中已经记录了当时各个部派之间的争论。当时在阿育王的护持下曾举行过一个结集大会。除此之外，我们再没有别的任何历史记载，虽然虔诚的阿育王留给我们一些史料，但其中却有好多是并不重要的事件。对那些态度轻信的人说来，他们显然没有注意到：佛教的三藏经典整个说来，是用讲究的文学语言来撰写的。这一事实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显然只能是阿育王之后的时代的语言；这里再次显示出轻信盲从者的立场的荒谬。

在当前流行的有关佛教的诸多不同解说中，还有一种是我们更习惯看到的，也许，这也是更为严重的一种缺点。这是一种将古人现代化的倾向。它一心一意地要证明：早期佛教当中便已经有了我们今天所赞赏不已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其实只是欧洲在经历了缓慢而艰苦的过程才产生的。通常，我们将这些观念视之为现代哲学特有的成就。当然，通过对任何古代哲学的认真仔细研究，如果能够判定它的哲学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今天的水平，确实是



一种再有趣不过、再合理不过的事。但如果歪曲了古代的思想，硬让它变得时髦，那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了。而如果我们懂得这点：每一代人都受到这样的诱惑，想把先前的思想现代化，想发现当代的思想早已在古人那里有所预兆。这样，我们也就能够懂得：这种硬将古代思想现代化的过程是没有价值的。事实的真相迫使我们承认，这些佛教信徒像他们的师父一样，也都热衷于解脱；他们的哲学其实是缺乏系统性和成熟性的。这一事实，历史地反映在中观派的学说当中。可将古代佛教现代化的人不肯坦然承认这一事实——其实佛教无需为此觉得羞愧，因为佛教当中，人所寻求的本来就是宗教解脱而非哲学的领悟，他们向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解释，主张这样的解释说明才代表了真正的佛教观点。他们整体地向古代佛教中引进了理性主义的观念、引进了康德的、叔本华的、冯·哈特的、罗素的、柏格森的以及诸如此类的无灵魂的心理学等。这些人向我们担保，佛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体系，尽管历史朴素地显示出，这样的观念其实是很缓慢地形成并最终在唯识派当中定形下来的。后者所攻击的是更加正统的派别的实在论态度。这些人同样又向我们担保：空间也是佛教观中的一种理想结构——其实在中世纪的印度和锡兰，还看不出这样的思想。而这种观念显然是同经典及以经典为基础的其他佛教文本冲突的。

这样的态度，如果我们将其视为对西方哲学家们的整体失误的一种反动，这是易于理解的。因为直到现在，这样的失误实际上还存在。西方的哲学家，如果他们声称自己是思想史的研究者——他们首先应该是这样的研究者，而如果他们还没有下工夫，没有合乎理性地熟悉印度哲学的主要流派，那他们便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根本责任。同样，即令出于正当的理由，任何夸大或是歪曲都只是非哲学的表现。印度哲学有它自身特有的不容忽视的优点，简单比较一下佛陀的讲话和柏拉图对话录的研究情况，前者的内容显然仍未得到发明阐释。佛陀的思想之所以在西方受到不应有的忽视，原因大致在于：它的外在形式，它的表述，通常是不太具有吸引力的。

于此，我应对其深表谢忱的，也深受其惠的，是已故的赫尔曼·奥登堡教授的著作和瓦勒·普山的著作。这里我还应该提到李斯·大卫夫妇——他们的译本远不止补救了巴利圣典学会出版的经典缺陷——和贝克、弗兰克、盖格、克恩、奥



尔特拉梅尔、舍尔巴茨基以及沃勒塞尔诸位教授。还应感激我的妻子——为我从她那里得到的批评和协助。

A. 伯立戴尔·凯思

目 录

总序	觉醒 1
译者的话	宋立道 1
原作者前言	A. 伯立戴尔·凯思 1

第一编 巴利文经典中的佛教

第一章 佛陀的身份及其学说	3
第一节 问题和来源	3
第二节 可以达成的结论	14
第二章 知识的来源和极限	22
第一节 圣言量(权威)、现量(直觉)和比量(推理)	22
第二节 不可知论	27
第三章 存在的基本特性	35
第一节 观念论、否定论或实在论	35
第二节 存在之无常性与苦	44
第三节 绝对与涅槃	48
第四节 法(法则)的观念	56
第四章 精神和自然的哲学	62
第一节 对自我的否定	62
第二节 补特伽罗(自我)论	69
第三节 经验的自我与意识的过程	72
第四节 宇宙当中的物质与精神	79
第五章 因果及业的理论	84
第一节 因果关系	84
第二节 因果系列的发展	85



第三节 因果序列之各环节	87
第四节 十二因缘释义	92
第五节 因缘系列的意义	97
第六节 十二因缘的断裂	98
第七节 自然界中的因果系列	100
第八节 关于业的理论	101
第六章 解脱之道,阿罗汉和佛	104
第一节 解脱之道	104
第二节 禅定形式	111
第三节 无想定与涅槃	116
第四节 阿罗汉圣者和佛陀	119
第七章 佛教在早期印度思想中的地位	124
第一节 早期印度的物质主义,宿命论和不可知论	124
第二节 佛教和数论的开端	127
第三节 佛教和瑜伽	132
第四节 佛教当中最为本源的成分	134

第二编 小乘佛教的发展

第八章 小乘的部派	139
第一节 传统部派名称	139
第二节 分别说部	143
第三节 说一切有部,毗婆沙师和经量部	145
第四节 大乘的先驱	147
第九章 关于实在的教理	151
第一节 实在论	151
第二节 时空的性质	154
第三节 作为一个相续系列的自我	159
第四节 因果的理论	165
第五节 内在或外在的因缘系列	168



目 录

第六节	晚期的刹那论和效能因	171
第七节	吠檀多派对实在论的批判	173
第十章	意识心理学	176
第一节	论藏或阿毗达磨藏	176
第二节	《弥兰王问经》.....	181
第三节	觉音与说一切有部	186
第四节	诸法(现象)的分类	190
第十一章	业的理论和佛学	193
第一节	业的作用机制	193
第二节	轮回转生的形式	197
第三节	佛的本性	198
第四节	阿罗汉圣者的圆满性	201
第五节	无为法的涅槃	203

第三编 大乘佛教哲学

第十二章	大乘的起源和根据	209
第一节	大乘的起源	209
第二节	文献资料	214
第十三章	中观派的否定主义	227
第一节	知识论	227
第二节	否定论和空论	228
第十四章	唯识论者的唯心否定主义	234
第一节	知识论	234
第二节	观念论和空论	236
第十五章	佛教和吠檀多关于绝对的教义	243
第一节	绝对的如性	243
第二节	宇宙灵魂和个人心识	246
第三节	绝对无待的涅槃	247
第四节	大乘佛教的突出地位	249



第五节	吠檀多和大乘佛教	250
第十六章	佛教三身学说	256
第一节	佛之法身	256
第二节	佛之受身	257
第三节	佛之化身	259
第十七章	解脱论、佛和菩萨	261
第一节	解脱的问题	261
第二节	般若(智)方便	263
第三节	功德方便	265
第四节	布施功德或慈悲	267
第五节	虔信与功德转荐	270
第六节	业的教义和因果	273
第七节	菩萨本行	274
第八节	新理想的欠缺之处	280
第九节	三世十方诸佛	283

第四编 佛教的逻辑学

第十八章	佛教逻辑的起源和发展	289
第一节	小乘中的逻辑学	289
第二节	陈那	291
第三节	法称的现量论和知识论	294
第四节	法称的比量论	297
第五节	同正理派的争论	300
书名缩写		307
西文与中文对照索引		314

第一编

巴利文经典中的佛教

